

信 札 之 一

巴黎, 1656 年 1 月 23 日

先生：

我们彻底搞错了。直到昨天我才不再受到蒙骗。在此之前，我总是觉得索邦^①的各种争论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宗教的利益将有深远影响。其实，像巴黎全体神职人员大会那样经常召集的会议，声势浩大，又伴随着诸多不同寻常、难以预料的事件，只会导致人们产生很高的期望，无助于得出会议主题也是最不同寻常的结论。然而，当您从下面的叙述中获知此种辉煌场面的结局之后，您也会大吃一惊的。我现在对于会议主题已经了如指掌，也能够要言不烦，说上两句了。

一共审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事实问题，另一个是正义问题。

事实问题是指：阿诺尔先生在他的第二封书信中声称，他曾仔细阅读过詹森的著作，并没有发现前任教皇所谴责的命

^① 索 邦 (Sorbonne), 指建于 13 世纪的巴黎大学神学院，有时也泛指巴黎全体神职人员。本书多指前者。

题,但是,虽然如此,不论这些命题出现在哪里,他都会予以谴责的。因此,如果詹森的著作里确有这些命题,他也会予以谴责的。我们要弄明白的是,他这样做算不算傲慢无礼。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主教们已经宣布在詹森的著作中确有这些命题后,他竟然还敢怀疑在詹森的著作中没有这些命题,他这样做算不算傲慢无礼。

此事闹到索邦,七十一位神学家同意他的答辩,主张面对众多出版物所提出的问题即要他说是否他认为那本著作中存在这些命题。他惟一的答复是:在那本书中他找不到那些命题,但是,如果书中果真有些命题,他就会予以谴责。

其中有些人更进一步,他们申辩道,在对全书作了研究之后不仅根本找不到这些命题,相反,他们倒是发现了与这些命题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强烈请求,如有哪位神学家找到了这些命题,敬请当面指出;还说这样做岂不是很容易吗,因此没理由拒绝,况且诉诸这一最可靠的手段,足以让包括阿诺尔在内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但是这个议题照例是不了了之。这一方人的情况大抵如此。

另外一方由八十位在俗的神学家以及大约四十位托钵僧组成。他们指责阿诺尔的提议,而不愿意考察他说的话是真是假——事实上,他们已经声明,他们与这一提议的真实性无关,只是认为这个提议是鲁莽的。

除此之外,还有十五人不喜欢这一申斥,可以称之为中间派。

关于事实问题的结果就是这样,我得说,其实我也不在乎

这个问题。它根本不能影响我对于阿诺尔傲慢无礼与否做出良知上的判断。我要是真的受好奇心驱使，想弄明白詹森著作中是否有那些命题，那么，他的著作既不难找，也非长篇大论，不会妨碍我从头至尾通读一遍，这将足以满足我的好奇心了，在这个问题上哪里需要去向索邦咨询呢。

然而，要不是担心自己也变得傲慢无礼，我真的认为我应当接受我大多数朋友的观点。他们虽然至今仍然相信会议公报，认为在詹森的著作中确有那些命题，但是，它不可思议地拒绝指出这些命题的出处而开始怀疑相反的事实——由于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人能够说他在著作中发现了那些命题，这种拒绝在我看来更是异乎寻常的。因此我担心这样的申斥有害而无益，在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人心中留下的印象与会议结论正好相反。事实是这个世界最近变得怀疑一切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事实问题无足轻重，由于它与宗教无关。

而正义的问题由于关乎信仰，似乎更加重要，因此也是我要不遗余力加以考察的。然而，你将欣慰地发现，它也和前者一样是无关紧要的。

在这里，争论的焦点是阿诺尔在同一封信中所提出的一个主张，大致是“没有上帝的恩宠我们将一事无成，而在圣彼得跌倒的时候这样的恩宠并不存在”。您和我都假设，这里的争论将集中在关于恩宠的一些伟大原则，诸如恩宠是否施与了每一个人？是否其本身就是有效的？但是我们都大错特错了。你要知道我已经在很短时间里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神学

家；现在我就来证明它！

为了弄明白这一争论，我求助于我的一位邻居 M. N. ——纳瓦尔(Navarre)学院的神学家，您知道，他是一个热烈的反詹森派，而我的好奇心也使得我的情绪几乎和他一样热烈了，我问他们是否立刻正式决定用“恩宠是施与一切入的”命题来解决问题。他给了我一个令人难堪的回答，告诉我说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那派人中间也有一些主张恩宠并非施与所有人的；那些审查者们已经在索邦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他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引用了圣奥古斯丁的名言来证明他的想法：“我们知道恩宠不是施与任何人的。”

我请求原谅我误解了他的观点，要求他说，是否他们至少不会谴责詹森派的另外一个引起争论的观点：“恩宠本身就是有效的，它强有力地决定了我们的意志朝向善的一面。”但是我的第二次询问还是同样不够幸运。“你简直对此一窍不通”，他说；“那不是异端邪说——而是正统观点；所有新托马斯派全都是这样主张的；我本人在索邦论文中还为这一观点作辩护呢”。

我再也不敢贸然提出我的怀疑了，但我还是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为了理解其中的奥妙，我请求他告诉我阿诺尔先生命题的异端邪说究竟在哪里。“就在这里”，他说；“他不承认义人以我们所理解的方式，具备服从上帝诫命的权能”。

在获得这条信息后我便离开他家，我不无骄傲地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便央求 M. N. —— 他的身体逐渐好转，已彻

底康复——带我到他的内弟家去。他的内弟是个詹森派，一个彻头彻尾的詹森派，不过也是一个出了名的老好人。我想要得到一个较好的招待，就假装出一副非常赞同他的样子，说：“索邦是不是可能把这样一个错误带进了教会，就是‘所有的义人总是具有服从上帝诫命的权能’？”

“你说什么？神学家说：‘你说那是一个错误——你怎么可以把那个再合乎天主教的观点不过，那个只有路德宗和加尔文宗才会横加指摘的观点称作是错误呢？’”

“天哪！”我说，这回轮到我大吃一惊了：“这么说你和他们的观点不同？”

“对”，他答道，“我们诅咒他们的观点是异端、是不虔诚的”。

面对这一回答，我立刻发现我的詹森派表演得有些过头了，正如我前面装成莫林那派^①也有些夸张。但是我不能够肯定我对他的理解是否准确，就要求他坦言，他是否主张“义人总是有一种真实的力量来服从神圣的命令？”对此，这位好人变得兴奋起来（不过带着一种神圣的狂热），声明他是不会因为有所顾虑而隐藏他的观点——事实上那便是他的信仰，他和他的同党会至死捍卫这一信仰并把它当做他们的导师圣托马斯和圣奥古斯丁的纯正教义。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脸的严肃，使我不能有丝毫的怀

^① 莫林那（Luis de Molina, 1535~1600），西班牙天主教神学家，1553 年入耶稣会，1588 年出版《自由意志与上帝恩宠》，为耶稣会普遍接受。

疑；带着这样的印象我又回到原先那位神学家那里，以一种心满意足的口吻对他说，索邦很快就会风平浪静了；在义人具备服从上帝诫命的权能这一点上，詹森派和他们的想法并无二致。我可以用我的话来发誓，并要他们用血来担保这一誓言。

“且慢！”他说。“一个人得是神学家才能够看出这个问题的关键。我们之间的差异是很微妙的，连我们自己也很难分辨——就我们的理解力而言，这可是个大问题。你既知道詹森派告诉你所有的义人总是具有服从上帝诫命的权能，这已经很可以了；这并不是我们争论的要点；可是你听清楚了，他们不会告诉你那种权能是直接的（proximate）。这才是关键所在”。

这可是一个全新的闻所未闻的短语。在此之前我好不容易对这些问题略有理解，但是这个术语又把我搞糊涂了；我真的相信这个术语发明出来就是为了把事情给神秘化。我请求他加以解释，可是他秘而不宣，把我送回到了詹森派那里，要他们来回答是否他们同意那直接的力量。我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个短语记住（就我的理解力而言，这是做不到的事情），疾步如飞，生怕半路上一下子忘记了这个短语，刚把问候的话说完，便唐突地问他：“求求你告诉我，你是否同意直接的权能？”他微微一笑，冷冷答道，“你得先告诉我我是在哪一层意义上理解这个术语的，然后我才能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由于我的知识并不怎么渊博，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我并没有忘掉此行的目的，随口说道：“嗯，我是在莫林那派的意义上理解这个术语的。”你说的是哪一种莫林那派呢？他回答的

口气依旧非常冷淡。我说就是整个莫林那派，莫林那派就像一个身体、一个精神那样。

“这个问题你懂得太少了”，他回答说“他们在这个观点上并没有联合起来，有些已经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但是他们在有意诋毁阿诺尔上却是沆瀣一气，他们决心在直接的这个术语上达成一致，双方都可以随意使用，却各自有着不同的理解，于是，以相似的语言以及表面的一致，他们组成了大批人马，以求胜算，好让阿诺尔粉身碎骨”。

这一回答让我感到十分新奇；但是，我不能接受莫林那派是在恶意陷害的观点，我不相信他的一面之词，而且也不在意，我自己只是想弄明白他们究竟赋予了直接这个神秘的字眼以哪些不同含义。“我本来是真心实意想让你把这个问题弄得一清二楚的”，他说“但是你发现，在这个如此严重的对立和矛盾中，你几乎不会听信我的一面之词。你对我是将信将疑。为了弄清问题所在，你最好到一些莫林那派本人那里去亲自作一番了解；我可以给你他们的住址。有一个叫勒穆瓦纳先生(Le Moine)的，还有一个叫尼古拉的神父，他们俩你一定要分头去拜访。”

“这两人我都不认识呀”，我说。

他答道，“那么我再说一些名字，让我看看其中有没有你认得的，这些人都同意勒穆瓦纳先生的观点”。

真凑巧，我还认得其中一些人。

“那好，再看看那些被称作‘新托马斯派’的多明我会士中，你有谁认得，因为这些人 and 尼古拉神父观点一致”。

在他说的这些人中间还真有我认得的。为了教会的利益，也为了弄清问题，我便向他告辞，径直去往勒穆瓦纳先生的一位门徒那里。我请求他告诉我，做一件事情所需要的直接权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这点实在是太简单了”，他答道：“就是说完全具备了做这件事情的一切必要的条件，以致不再需要别的东西就可以直接付诸行动了。”

“因此”，我说：“比如说，具备了过河的直接权能就是指有了一条船、一个船夫、桨以及其他的一切，因而什么也不缺少了？”

“完全如此”，这位修士说。

“具备看见东西的直接权能”，我接着说：“就是必须要有一双好眼睛，还要有日光；因为一个人若是处在黑暗中就算他是千里眼，按照你的说法，也不具备看见东西的直接权能，因为他还缺少光线，没有光线，什么也看不见”。

“正是如此”，他说。

“结论就是”，我答道：“你说所有义人都具有遵从上帝诫命的直接权能，你是指他们通常具备了遵从诫命所必需的一切恩宠，因此他们不需要再从上帝那里得到别的什么了”。

“且慢”，他回答说：“他们通常具备了遵从上帝诫命的所必要的一切条件，或者说至少具备向上帝要求这一必要的条件”。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他们具备了祷告上帝帮助他们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而不必求上帝赐予他们新的恩宠使他

们能够向上帝祷告”。

“你说对了”，他高兴地说。

“但是，难道他们不是必须有一个有效恩宠，这样他们才可以向上帝祈祷了吗？”

“不”，他说：“根据莫林那的观点并不是这样的。”

我飞快跑到多明我会那里，要求会见一些我知道是新托马斯派的会士，我请求他们告诉我什么是直接权能。我说“难道不就是指一种权能，不假他求，我们单单凭着它就可以行动了？”

“不是的”，他们说。

“天哪 神父们啊”，我说：“如果那个权能中还缺少点什么，又怎么能够说它是直接的权能呢？莫非你是说，比如一个人在晚上，没有一丝光明也具备了看见事物的直接权能吗？”

“是的，在我们看来，他应该具备这样的直接权能，只要他不是个瞎子。”

“我同意”，我说：“但是勒穆瓦纳有不同的见解”。

“那是当然，”他们答道：“可是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

“我不反对”，我说：“因为我从来不去争论一个名词，只要我已经知道这个名词的含义就可以了。但是我猜想，按照这一个观点，你们是说义人总是具备了祷告上帝的直接权能，你们认为他还需要另外的东西作为补充来进行祷告，没有这种东西他们根本不会祷告”。

“太妙了”，善良的神父们高兴地嚷道，并和我拥抱起来，“正是如此，因为还必须要有一个另外的有效恩宠赐予一切

人，它能够决定他们的意志去祷告；否认以此有效恩宠作为祷告的必要条件，便是异端”。

“太妙了！”我报之以欢呼；但是照你们说，詹森派是符合天主教的，而勒穆瓦纳就是一个异端，因为詹森派主张，虽然义人有着祷告的权能，但是还是需要一个有效恩宠；这正是你们所同意的。而勒穆瓦纳呢，他主张义人没有有效恩宠也能够祷告，而这正是你们所谴责的”。

“呃”，他们说：“可是勒穆瓦纳先生称那种权能为‘直接的权能’”。

“怎么回事，神父们，”我大叫道：“这只是在玩弄字眼罢了，你们同意共同使用一个普通术语，而你们对这些术语的含义却各不相同”。

神父没有作答。正在这一关头，除了我的一个老友，一个勒穆瓦纳门徒之外还会有谁会闯进来呢！这时我想真是特别的幸运，但是我发现除此之外，此类聚会并不少见——事实上他们经常参与各自修会的活动。

“我认识一个人”，我说，一边向勒穆瓦纳先生的门徒致意，“他主张所有的义人总是具有祷告上帝的权能，可是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一种制约他们的有效恩宠，而这种恩宠上帝不是赐予每一个人的，他们是根本不能祷告的。他是一个异端吗？”

“且慢”，神学家说：“你也许会让我措手不及，让我们小心从事。我们得一一辨明。如果他称那种权能是直接权能，那么他就是一个托马斯派，因此也是一个天主教徒；如果不是，

那么他就是一个詹森派，因此是一个异端”。

“他既没有称之为直接的，也没有称之为不直接的”，我说。

“那么他就是一个异端”；答曰：“他是不是异端，我建议你去向这些好心的神父请教”。

我并没有把他们当成法官，因为他们已经点头表示同意了，但是我对他们说：“他拒绝同意直接这个字，因为他遇到的人都不愿意向他解释这个字的含义”。

这时有一个神父正要说出他对这个术语的定义，被勒穆瓦纳的弟子制止了，对他说：“你是想重新挑起争论吗？我们不是已经答应不再解释‘直接’这个字眼，双方只是使用这个字而不说它究竟何所指的吗？”这位多明我会的神父只好表示同意。

于是我获知了他们阴谋的全部秘密；起身告辞时我评论道：“其实神父们，我非常担心这纯粹是一个圈套，不管你们的全体会议的结果将会怎样，我敢预言，就算申斥表决获得通过，但安宁却不再来。因为，尽管可以断定‘直接的’这个字应当怎样发音，但是谁看不出来，这个字眼的含义没有加以解释，于是每一个人都会声称自己是胜利者呢？多明我派将会满足这个字眼应当从他们所理解的含义去理解，而勒穆瓦纳先生则坚持必须采纳他所理解的意思；因此，如何解释这个字眼比如何使用这个字眼更加任意，从而引起争论。因为，毕竟采用这个字而不赋予其任何含义是不会有危险的，一个术语之所以有害处就在于其含义。但是索邦和神学所使用的

术语模棱两可，胡乱对付是得不偿失的。总之，神父们，我请教你们，最后一次请教你们，为了当上一个好天主教徒，必须信奉什么呢？”

“你必须说”，他们异口同声；“所有义人都拥有直接权能，但把所有的含义都从这个术语中抽掉——不管是托马斯派的含义或是其他派别的含义”。

“那就是说”，我一边告诉他们，一边回答：“我必须读出那个字的发音，只是为了避免成为一个名称的异端？请告诉我，这个字在《圣经》中有吗？”“没有”，他们说：“那么是教父的、主教会议的，还是教皇的用字吗？”“不是的”。“这个字圣托马斯用过吗？”“没有”。“那么用这个字有什么必要呢，它既没有其他的权威可以保证，本身又没有意义？”“你可真是一个顽固的家伙”，他们说：“但是你必须说这个字，否则就是异端，阿诺尔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异端；因为我们是大多数，因为如果必要，我们还能够把方济各派也拉进战场，以获取我们的胜利”。

听到这样彻底的论证，我就离开他们，回来给你写信，把我的访谈转述给你听，从中你可以感受到，以下几点依然是没有争议也是没有受到谴责的。第一，恩宠不是人皆有之的。第二，所有义人总是拥有服从上帝诫命的权能。第三，但是，为了服从诫命，甚至为了能够祷告，他们还需要一种有效恩宠，它能够极大地决定人的意志。第四，这种有效的权能并不总是赐予所有义人，完全取决于上帝的仁慈。因此，真理终究是可靠的，除了直接的这个没有含义的字眼以外，一切都不会有任何危险。

那些不知道这个字眼存在的人真是幸福啊！那些生活在这个字眼诞生之前的人真是幸福啊！因为我对这个字无能为力，除非法兰西学院的先生们禁止这个造成许多分裂的字眼在索邦使用。不这样做，谴责就似乎不可避免；但是我很容易看出，这个字只会给索邦的名誉带来损害，剥夺它在其他情况下不可或缺的权威。

同时，是否使用这个字完全是您的自由；因为我是那样地爱您，决不会以那样的借口来迫害您。如果这样陈述没有令你不悦，我将继续告诉您发生的一切。您忠实的。

信 札 之 二

巴黎,1656年1月29日

先生：

我刚刚封缄好我的上一封信，我们的老朋友 M. N. 就前来拜访了。再也没有比他更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了；因为此人时常出入那些耶稣会士、包括他们头面人物的厅堂，所以，对当今争论的问题熟稔已极，对耶稣会士的秘闻也是一清二楚。一谈完正事，我便恳请他概述一下如今两派争论的关键是什么。

他极为爽快地答应了。他指出，两派之间的分歧主要有两个——一是上帝的直接权能，一是上帝的充分恩宠。有关前者，我在上一封信里面已经阐明，现在谈谈后者。

简单地说，我发现，关于充分恩宠，两派有着不同理解，也许可以概括如下：耶稣会士认为，尽管上帝的恩宠是赐予众人的，但是通过自由意志方能实现，意志可随心所欲地令这一恩宠变得有效或者无效，而不需要上帝提供额外的帮助，也不需要上帝再做任何事情促使这一行动发生；由此，他们称这种恩宠是充分的，因为它本身就能够促成行动。而詹森派却不赞

同那些未曾促成行动的恩宠实际上也是充分的；换言之，所有不能决定意志发生有效行动的恩宠对于行动而言就是不充分的；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无有效的恩宠就根本不能发生行动。

这就是耶稣会士和詹森派之间争执的要点；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要弄清楚新托马斯主义的教义。“这是一个颇为古怪的派别”；M. N. 先生说：“他们赞同耶稣会士，主张充分恩宠是普施于众的观点；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强调，单单凭这种恩宠，人还不能够行动，他要有所行动，还需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个真正能够决定意志发生有效行动的恩宠，而这个恩宠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所以，按照这个教义，我说：“这是一个不充分的充分恩宠。”完全正确，他答道：“如果它能充分地促成某种行动，那么这行动就无需其他更多的条件；如果它不能充分地促成某种行动，嗯——它就是不充足的。”

“但是，”我问道：“还有他们和詹森派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说：“多明我会士性本善良，他们不反对说充分恩宠是普施于众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答道：“但他们只是说说而已，并未深思这个观点，因为随后他们补充说，为了促成一项行动，我们还必须要有一个并非普遍授予众人的有效恩宠。因此，如果说他们在使用这个内容空洞的术语上与耶稣会士达成了一致，那么他们也有别于耶稣会士而与詹森派的观点基本相同。”完全正确，他说：“那么”，我问道：“既然耶稣会士发现在这些人中有许多强有力的反对者，他们主张那决定意志的有效恩宠的必要性，这就使他们持有的凡恩宠本身必是充分的观点难以成立了，

那么耶稣会士怎么反而与他们联合起来了呢？为什么不像对待詹森派那样,与之作斗争呢？”

“多明我会士的势力太大了”,他回答道;而耶稣会士又非常讲究策略,不会与他们公开闹翻。虽然多明我会士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理解这一术语的,但是能够说服他们承认充分恩宠这个术语,耶稣会士已经很满足了;通过这一策略就可以使他们占据上风:只要时机成熟就可使多明我会士的观点变得站不住脚。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既然承认恩宠是普施于众的,那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有效恩宠就不是行动的必要条件——换言之,普遍恩宠的充分性本身就排除了其他的必要条件。我们说恩宠的充分性,就是指它本身包涵促成行动的一切必要条件。多明我会士要在这一表述上再附加上另外一层含义,显然是画蛇添足。他们的解释,凡是习惯于这一术语约定俗成的意义的人甚至连听都不要听。这样一来,对于多明我会士所采纳的表述方式,耶稣会士早已占据优势,而无需迫使他们做更多的让步;你如果熟悉在克雷芒八世和保罗五世两位教皇在位期间通过的教义,并知道耶稣会士在创立其充分恩宠学说时是怎样遭到多明我会士反对的,那么,你就不会对这种现象感到奇怪,就是只要耶稣会士不受到挑战,他们就会竭力避免卷入与多明我会士发生争论,并允许其坚持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当多明我会士在一切公开场合使用充分恩宠这一术语,以示赞同耶稣会士的这一教理时,就更是如此了”。

“对于多明我会士的示好之举”,他继续侃侃而谈;耶稣

会士心满意足。便也不再坚持否认有效恩宠的必要性，否则就显得逼人太甚了。人们怎可欺负朋友呢；耶稣会士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世人都满足于表面文字；很少会追究事物的本质；于是充分恩宠这一名称就被双方采用了，只是各自赋予其不同的含义；除了探幽抉微的神学家外，人们做梦也不会怀疑，该字在多明我会士和在耶稣会士那里所指的意思各不相同；以后的情况还将证明后者不是最大的受骗者”。

我得承认他们真是一批机灵鬼，这些耶稣会士们。在他的建议下，我径直去见多明我会士，在教堂门口恰好遇见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詹森派（你该知道我在各派中间都很有一些朋友），正在招呼另外一个修士，却不是我要找的那位。于是我颇费了一番口舌，说服他陪我去找那位新托马斯主义朋友。我的朋友对能够有机会再次相会，显得极为高兴。“嗨，近来可好！我亲爱的神父”，稍作寒暄，我便开始讨教，“看来一种有效的行动，单凭人皆有之的直接权能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须有充分恩宠，藉此方才能有所行动。这不正是你们学派的教理吗？”“没错”，这位有名的修士答道，“就是在今天上午，我还在索邦对这一观点表示拥护。整整半小时我所说的都在论证这个观点；要不是那个沙钟，时下巴黎流行的一个恶意说法：‘这人像个索邦的修士，竟以沉默表示赞同’就会被我攻破了”。“你说半小时和沙钟是什么意思？我有些迷惑不解：‘难道他们采取什么措施限制你演讲时间吗？’正是”，他承认，“他们前几天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要求你讲满半个小时？”“不，我们少讲也可以”“只是